

空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进入大学后不久，李天院士给我们讲战斗机发展的历史，第四代战斗机的技术特征，舰载战斗机的特殊技术、发展趋势，为我们打开一扇科技之门。”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阳所科研人员王辰回忆道。

“李天院士对年轻人的培养，不遗

余力。”气动室高工李志回忆，李天生前经常从个人经费里给年轻人拿出培训和提高的费用。“飞机设计是集体的事业，一人或几人强不算强，只有集体强才是真正强。”李天院士生前常讲这句话。如今，斯人虽逝，战机翱翔。

（转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16日）

张静娴生平事略

○ 郭道晖（1951届电机）

编者按：2018年1月12日，我校建筑学院老教师张静娴因病去世，终年85岁。在北京西苑中医院举行的告别式上，张静娴生前的同事、挚友和至亲闻讯参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张悦代表院方致悼词，概述了张静娴的生平和事业贡献；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他的夫人劳安联名献了花圈，并委托其秘书廉勇前来代为致悼词告别。张静娴的丈夫、著名法学家郭道晖所敬献的挽联悬挂于张静娴遗像的两侧，辞曰：

订新中国城市规划，编千百年古建史书，担当开拓者；

经多少年风雨动乱，共六十载患难同舟，痛失相濡人！

以下是郭道晖根据张静娴教授生前所撰《八十自述》和有关资料编写。

张静娴，1933年3月15日生于浙江南浔县，4岁随父迁居上海。3岁起母亲就教她识字、学珠算，8岁时跳级直接升入小学三年级。但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父权家庭影响，小学毕业后家里不

让女孩继续升学。但她刻苦自励，初中时各门功课名列前茅，主要靠奖学金完成学业。

她自幼喜欢文艺，8岁即开始看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读鲁迅、高尔基的作品，深受他们反对封建吃人礼教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思想影响。后来又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家如俄国的屠格涅夫、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泊桑等的经典小说。她文理各科皆优，思想进步，曾任团支部书记。1950年以第一名优异成绩在著名的



1999年，郭道晖、张静娴学长夫妇访日本神户

□ 师友情

上海市立第一女中高中毕业。时值新中国举行第一次高考，她先后报考当时华东、东北和华北三大考区，“连中三榜”，被三所大学分别录取。由于其姓名连续出现于当时各报发表的录取生榜上，一时成为知名考生。她选择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该系创建人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建筑学家的门生。她是班上入学年龄最小的学生（17岁），也是班上学习成绩好（几乎“门门五分”）、入党较早（1952年）的学生。以其政治素质和文艺素养基础，在学习期间被选任清华大学共青团委文艺部副部长。

1953年，张静娴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留校一学期参加清华、北大和燕京大学三校联合的基建委员会工作，担任建委会主任梁思成和副主任张维两位教授的秘书。1954年春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改为建设委员会）城市规划局，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城市的规划和审批工作。曾在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率领下，参与了包头、太原、上海、杭州、沈阳等重点城市早期的、也是新中国第一次的城市规划。她曾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中的包头镇参与未来的包钢和两个大军工厂选址，并为在15年内建成百万人口的包头市作出总体规划。之后又参加了太原市旧城改造规划和几个军工厂的选址。期间她还被委托草拟有关总结报告，向领导汇报工作等等。由于张静娴政治上和业务上的突出表现，参加工作不久就担任机关党支部委员，成为局领导的得力助手。

1955年她与郭道晖结婚，一年后生长女晴慧。1957年遭遇郭道晖蒙冤之变：郭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任上因“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即

抵制“反右”的“阴谋”）被打成“右派”。当时郭道晖曾担心牵累她，向她表示：“事已至此，你可以自由选择，决定离合去留，不必以我为念。”她则坚决表示：“我深知你本质是好的，此话不要再提。”决心与丈夫共患难。在她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下，郭道晖得以承受巨大的政治打击和心灵创伤，比较平稳地度过了艰难的逆境。至于她自己，则因此付出了几乎是影响一生的沉重代价。

她因丈夫问题受到株连，不让她担任党内职务，专业工作也受一定限制。但她顶住了各种压力，自立自强，更加拼命努力工作。

1958年，她被调离国家建委，到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院，从事区域规划的实地调查研究和提出设计方案等工作。曾担任该院区域规划组组长，先后到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北京等地进行地区性区域规划和特大城市及十多县市的区域规划或城市规划。那些年，她参加或率领同事们除新疆、西藏、青海外，几乎跑遍了内地各省。如1958年到湘中地区，从长沙、湘乡、株州到南边的衡阳、郴州，从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到编制完成区域规划方案，工作量大，时间紧，去的地方多，经常是夜以继日，白天赶路，晚上设计。又如1959年到贵州进行全省6大地区的规划，她带领几个同事负责遵义地区，包一辆长途汽车在险峻的山地上奔驰实测，惊险万分，晚上到一个小县城又连夜收集资料，设计布局方案。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贵州全省6个地区的区域规划草案。

由于工作成绩卓著，1959年她就晋升为工程师。1960年又调到该院的建筑理论

与历史研究室工作。该室主任由著名的建筑学家、也是她大学时代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兼任，她则负责实际工作，任中国古代建筑史组组长，主持了中国古代建筑史、近代建筑、民居等多种项目的研究，并与有关协作单位一起，参与主持编撰了《中国建筑简史》，于1962年出版。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教材，受到各方好评，也很受日本学界的珍视，特译为日文在日本《建筑知识》杂志连载两年之后，1981年又正式以专著在日本出版。

1960年初，她率领区域规划组与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合作，编制完成北京地区区域规划方案。随后带队赴广州市，连同佛山、江门、顺德、东莞、肇庆等县调查研究，提出区域规划方案。

1961—1962年，张静娴还应出版社之约，撰写了电影剧本《古建筑精华》，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为长达60分钟的影片公开放映，片头特别署名撰稿人为张静娴。1963—1964年，她还应吴晗主持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辑部之邀，编写了一本《建筑史话》书稿（后因文革开始而未能正式出版）。

连年来她努力工作，成绩卓著，在业务上事业上屡得好评。但由于正逢三年大饥荒“困难时期”，吃不饱而又日夜工作，有时因过度疲劳，甚至失足从楼梯上滚下来。当时她虽已晋升为工程师，本可“吃小灶”，但她宁愿和同事们同吃同住。考虑到她身体差，南方供应也差，郭道晖自北京邮寄一小筒奶粉给她，她却将它退回，说：“大家都很难，我个人搞特殊，影响不好。”如此洁身刻苦，操劳过度，以致得了浮肿病、严重的神经官

能症、高血压、冠心病，但她不以为意，仍然坚持工作。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更深灾难。丈夫再次被当作“牛鬼蛇神”“摘帽右派”予以专政。1966年7月，次女晴丽临产，她住院时，郭道晖正被工作组连续批斗数日，无暇、也不让去照顾她。文革中清华两派武斗步步升级，由长矛石子，到真刀真枪，造反派不时到教职员住宿区抄家、打砸、持矛抓人。张静娴陪着丈夫一起担惊受怕，度过一个又一个紧张的不眠之夜。

1969年5月，郭道晖随清华教师下放江西南昌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同年冬天，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紧急疏散声中，张静娴独自一人从北京带着两个孩子将家搬到建武部在河南修武县农村的“五七干校”。白天她在干校劳动，夜间作为党员干部还被派去参与当地农村“四清”、整党工作，很少休息。孩子则寄放在建研院的“疏散”地——河南武陟县。后来因大女儿晴慧要上中学，她又将大女儿送回北京清华附中，这个年仅13岁的小孩离开父母，一人独自生活、上学。3岁的小女儿则留在武陟的托儿所。这样，她一家四口，分散四处。她则三处牵挂，心无宁日。

1970年底，文革后期张静娴调入了母校清华大学建筑系从事教学工作。由于丈夫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缘由，她受株连影响，仍处境艰难。但她确保自尊，力争上游，拼命工作，别人不愿干的她总是迎难而上，不计个人得失。先后到首钢和北京远郊清华核研究基地“开门办学”，住工棚，给工农兵学员现场讲课，课后还要在工棚床上画施工图，协助完成首钢建

□ 师友情

筑工程任务。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她服从教学需要，曾教过工程物理系学生的数学和建筑系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中国古代建筑”“清式古建筑构造”等课程，以及大学本科生的“建筑制图”“建筑初步”“图书馆建筑设计”“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式建筑构造”“阴影、透视”“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等等。还兼任过《世界建筑》杂志的编辑。应当说，一位教师在短期内能开出这么多而品类多样的建筑学专业课程，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她考虑所处的不良境遇，严格要求自己，不落人后的结果。基于在清华学生时期她在各方面的基础打得较扎实，且经过在国家建设和科研部门的多年历练，能勉力应对各种需要和困难。

1978年，建筑系领导考虑到她曾担任过梁思成的助手和熟悉中国古代建筑，派她负责整理、编订四卷本的《梁思成文集》和《清式营造则例》，并撰写前言和编辑说明，促成正式出版，使我国建筑界大师梁思成的学术经典成果得以保存、流传。

这期间，她还努力从事学术研究，撰写了十多篇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古建筑历史与建筑构造技术的专业论文，包括：《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概况》《宋营造法式与我国古代建筑技术》《中国古代建筑概况》《斗拱的运用、安装及榫卯》《飞檐翼角》《考工记·匠人篇浅析》，等等，并参与编写《建筑大辞典》的“建筑理论与历史”部分。她所写的这些论文，大都是她亲自到古建筑工地调查研究的成果。为了实地了解、测绘、研究古建筑的技术构造，她不顾带病的身体，常常一个人，爬到古建筑修缮工地高高的脚手

架上进行测量、照相，掌握第一手资料。对这样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不顾危险和刻苦的工作态度，工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和敬佩。

由于她的这些学术论文大都是古建筑技术构造理论与实用方面的专深考察和研究整理，不为一般建筑学者所重视和专门研究，却受到古建筑界和实际建设部门的高度评价，不时前来讨教。

为此，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常常不顾身体健康，带病坚持工作，经年繁重的工作负担和长期心灵压抑的处境，终致积劳、积郁成疾，以致得了癌症，不得不提前退休。本可以其才学干出一番事业，却因艰难的时世而付之东流。

不过，她虽则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但却尽力支持郭道晖的事业，常说他沉冤20年，好不容易过几年心情舒畅的日子，就该让他重展才学，夺回已逝的青春，为人民事业竭尽余力，作出贡献。她不但承担一切后勤家务，使郭道晖得以专志于法治和法学事业和研究写作，还经常作为第一读者，对他的论文提出一些颇具见地的修改意见。郭的不少文稿中也凝结着她的智慧与心血。郭道晖后来事业有成，被法学界推崇为当代中国法治启蒙思想家，“法治三老”之一，如郭道晖自己说的，其成就“也有张静娴的一半”。正因上述种种，在一次郭道晖夫妇与他们的同学朱镕基夫妇在清华聚会时，朱镕基当面称赞张静娴是郭道晖的“贤内助”。其实，1957年他们都曾遭遇共同的不幸，也都得到患难与共的妻子的濡沫相依相助。后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事业有成，这也可说是对她们“报答平生未展眉”于万一吧。

2018年4月